

## 孙子的哲学思想渊源

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有两大主流，一为道家，一为儒家，前者以老子为代表。后者以孔子为代表。可是兵家的哲学思想是属于那一主流呢？孙子生当春秋之世（与老子孔子同时），他着兵法十三篇，仅就学说本身的价值说，实与孔子的「论语」，老子的「道德经」，鼎足而三，平分秋色。尤以孙子到了最近两世纪，译本遍全世界。各国军人莫不竞相传诵，奉为无上圭臬，更见它的伟大和不朽。不过孙子基本的哲学思想不是独创的，却有其渊源，即渊源于道家的老子，不是渊源于儒家的孔子，其实不祇孙子如此，即我国历代兵家名将亦多精通道学，（请注意！道学与道教有别），受其（老子）影响，前人说：「兵道同流」。实非虚语。所以研究孙子者不可不研究老子，了解老子，更会了解孙子。

老子这一部书，都五千余言，虽其中非尽属论兵（仅有一部份论兵），但他的哲理却可以完全运用于军事上。日人曾将全部老子解释为「兵法」的书（我国隋书亦有「老子兵书」的记载），亦如我国近人有「论语兵学」之作（兵学书店出版），可见老子在军事学上的价值。我想古时孙子得到这一部书，熟读又熟读，终把老子的哲学思想接受过来。但他接受了它来写成了这一部震撼古今的兵书——一面树立了「中国军事哲学」（国父中山先生语），另一面却不流于玄，且升华而为「军事科学」，这是孙子进步之处。虽说孙子在十三篇中仅提到黄帝，如行军篇说：「凡此四军之利，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。」（按黄帝与老子同为道家之祖）没有提到老子，但有书可证，他的哲学思想即是渊源于老子，此说并非自我始，我国学者早即有此说，日本汉学家又为兵学家北村佳逸氏在其所著：「孙子解说」一书中，曾引老子的话以证孙子，但过于零星杂乱。而像我在本文下面所做这样稍有系统的研究，与全面的对照，也许是一个尝试的创举吧。

（一）「道」为老子的本体论，亦为孙子的本体论，故孙子在始计篇列「道」为胜负悠关的五事之首位，说：「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，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」又列为七计之首位，说：「主孰有道」，再于军形篇强调说：「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」。然而孙子之所谓「道」，即渊源于老子的「道」，老子说：「道者，万物之奥」。又说：「道，冲而用之或不盈，渊兮似万物之宗。」又说：「道将无为而无不为，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」一国元首如果有道的话，在政治上的表现为施行仁政，或救国利民的主义，那么便如老子所说：「万物将自化」。亦即孙子就战争而说，便可以「令民与上同意，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」道的功效可见。（附注：「奥」——藏也，言万物无所不容也。详阅张默生着「老子章句新释」一书。）

又，老子之所谓「道」，是含有自然的意思。他说：「王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。」又说：「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夫莫知命而尚自然。」又说：「以辅万物之自然，而不敢为。」今人对于这个自然的解释为「自然的法则」或「自然律」，孙子吸收应用于兵法上则认为指导作战必须顺乎自然的情势，不可违反自然

的法则，因为这样，方能必胜，且易胜。他说：「善战者，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必可胜；故曰：胜可知，而不可为。」又说：「善战者，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，故能择人任势。任势者，其战人也，如转木石，木石之性，安则静，危则动，方则止，圆则行。故善战人之势，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，势也。」（兵势篇）又说「故兵之情：围则御，不得已则鬪，逼则从……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。夫众陷于害；然后能为胜败。」（九地篇）古来名将之制胜，莫非由于把握着这个自然的情势与法则。

（二）战争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。孙子说：「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；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……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，而非战也；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；毁人之国，而非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，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」（谋攻篇）这个崇高伟大的谋攻思想是渊源于老子所说的：「以道作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，其事好还。」「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；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胜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。夫乐杀人者，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。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」「以无事取天下。」「善胜敌者不与，」「天之道，不争而战胜。」及「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」的哲理。（附注：「好还」——谓循环报复也。「恬淡」——不为功利所诱也。「不处」——不肯轻易用兵也。「无事」——不战也。「不与」——不与争战也。）

（三）孙子首倡拙速主义，即现代速战速决的根源。他说：「故兵闻拙速，未覩巧之久也。」（作战篇）又说：「其疾如风……动如雷霆。」（军争篇）又说：「兵之情主速，乘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」（九地篇）这是渊源于老子所说：「大巧若拙。」及「善者，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强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骄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强。物壮则老，是谓不道，不道早已。」（附注：老子此节是说善战的将帅，其用兵乃是迅速果断地（果）取得战果，决不骄矜自持，好战喜功，否则，久战下去，必致招来败军覆国之惨。「早已」——早死或早败也。）

（四）用兵作战不外奇正两端。孙子说：「三军之众，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，奇正是也。……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海。」（兵势篇）这是渊源于老子所说的「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。」及「正复为奇。」又，孙子把奇正的运用作为战争的艺术化，故有「声不过五，五声之变，不可胜听也。色不过五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也。味不过五，五味之变，不可胜尝也。战势，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」（同篇）之说，老子说：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。」极相暗合。

（五）先知为制胜之本。孙子说：「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败。」（谋攻篇）老子说：「知人者智，自知

者明。」又说：「知，不知，上。不知，知，病。」又说：「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既知其子，复守其母，没身不殆。」两相对照，若合符节。（附注：「始」，「母」——均指道也。「子」指万物也。）

（六）作战须先立于不败之地。孙子说：「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；……故其战胜忒（差夫也），不忒者，其所措必胜，胜已败者也。」（军形篇）老子说：「为天下忒，常德不忒，复归于无极。」又说：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」又说：「善建者不拔。」

（七）作战贵立于主动地位。孙子说：「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，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。故善战者，致人而不致于人。」（虚实篇）老子说：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。」又说：「古之用兵者有言：『吾不敢为主而为客，不敢进寸而退尺。』是谓行无行，攘无臂，执无兵，扔无敌。」（附注：「主」是指用兵去进攻敌人的，「客」是指来侵我，不得已而应战，故说「不敢为主而为客。」这样，主劳客逸，进躁退静，完全立于主动地位，那就可以成为无「敌」了。附注：「行无行」——上行为行动意，下行为行列意。「攘」揜袂出臂意。「兵」——兵器。「扔」——因也。即说能立于主动它位，致人而不致于人，便可以无「敌」，胜操左券了。）

又，孙子说：「故敌佚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。」老子说：「孰能晦以理之徐明，孰能浊以静之徐清，孰能安以动之徐生。」这是孙子渊源老子的又一证明。（附注：「徐」——慢慢也。全文是说「道」，能使黑暗变光明，能使污浊变澄清，能使万物化生。）

（八）诱敌作战为制胜要诀。孙子说：「故善动敌者，形之，敌必从之；予之，敌必取之；以利动之，以本待之。」老子说：「将欲歛之，必固张之。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。将欲废之，必固举之。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。」（附注：「歛」——缩也。）

（九）作战须时加戒备，不可轻敌。孙子说：「以虞待不虞者胜，」（谋攻篇）又说：「夫惟无虑而易敌者，必擒于人。」这是渊源于老子所说：「祸莫大于轻敌，轻敌几失吾宝。」及「轻则失根，躁则失君。」的哲理。（附注：「君」——主宰也。）

（十）辎重与作战有着密切关系。孙子说：「军无辎重则亡，无粮食则亡，无委积则亡。」（军争篇），老子说：「君子终日行，不离辎重。」

（十一）军机应保守秘密，不可泄漏于敌人，甚至我部属士兵亦不可使其知道。孙子说：「能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无知。」再引申说：「犯之以事，勿告以言，犯之以利，勿告以害。」（九地篇）老子说：「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」老子且主张国家所拥有的犀利武器（如今所谓

「秘密武器」，如原子弹等。）亦不可公开使敌人知道其秘密，他说：「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」孙子在十三篇中，虽没有单独提到利器要保守秘密，但军事上一切的重要措施，他都是强调要保守秘密的，如说：「不可先传」（始计篇），「难知如阴」（军争篇），「静如处女」（九地篇）及「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」（军形篇）等。

（十二）凡事须因人而用，尤以军中人事为然。孙子说：「故善战者，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，故能择人而任势。」（兵势篇）老子说：「圣人执左契，而不责于人。」又说：「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。」（附注：「执左契」——古代券契分为左右契，各执其一以为信。如史记田敬仲世家中有「常执左券，以责秦韩」之句。全文是说，圣人因人而用，只执左券以求合符信，不予苛责，以求上下相和。）

（十三）凡事必有利害的两面，尤以军事为然。孙子说：「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。杂于利，而务可信也；杂于害，而患可解也。」（九变篇）又说：「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」（作战篇）老子说：「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」又说：「自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矣。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矣。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」又说：「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，此两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？是以圣人犹难之。」

（十四）用兵之法，极其微妙。孙子说：「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微乎微乎，至于无形，神乎神乎，至于无声，故能为敌之司命。」（虚实篇）又说：「故形兵之极，至于无形，无形则深间不能窥，智者不能谋。」老子说：「视之不见，名曰夷。听之不闻，名曰希。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诘，放混而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绳绳不可名，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。无象之象，是谓惚恍。迎之不可见其首，随之不可见其后。」又说：「大象无形，道隐无名。」（附注：「皦」——光明也。「昧」——黑暗也。「绳绳」——绵绵不绝也。「惚恍」闪烁不定也。）

（十五）水为五行之一，向为哲人用以喻其哲理。孙子用以喻兵说：「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，避高而趋下；兵之形，避实而击虚；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」老子以水喻道说：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而不争，故无尤。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」又说：「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坚强者莫之能胜，其无以易之。」道以「柔」而高，兵以「柔」而胜，孙子本乎老子，益见相得益彰了。

（十六）孙子描写良将指挥作战的形态说：「纷纷纭纭，鬪乱而不可乱也，浑浑沌沌，形圆而不可败也。」（兵势篇）老子说：「道之为物，惟惚惟恍，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」（附注：「恍惚窈冥」——看不清，拿不出之状。）

(十七) 孙子描写哀兵必胜说：「吾士无余财，非恶货也；无余命，非恶寿也。令发之日，士卒坐者，涕沾襟；偃卧者，涕交颐。投之无所往，诸刳之勇也。」（九地篇）老子说：「抗兵相加，哀兵胜矣。」（附注：「抗兵」——举兵也。）

(十八) 带兵要以慈爱为本。孙子说：「视卒如婴儿，故可与之赴深溪；视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俱死。」（地形篇）老子每以婴儿喻道说：「专气致柔能婴儿乎？」又说：「我独泊兮其未兆，如婴儿之未孩。」这也可以说是孙子行文与老子相近之处。孙子之作是言，实给予把部属和士兵看做牛马一样的带兵官们的当头棒。但他却是渊源于老子所谓三宝之一。老子说：「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；俭故能广；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今舍慈且勇，舍俭且广，舍后且先，死矣。夫慈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，天将救之，以慈卫之。」慈的效果可见。如果一个带兵官能以慈道为本，不特可以使士兵勇于战鬪，而且可以导致战争的必胜。（附注：「孩」——古字，未知喜笑也。）

(十九) 将军应有「静幽」「正治」的基本修养。孙子说：「将军之事，静以幽，正以治。」（九地篇）而老子则说：「守静笃。」又说：「正善治。」及「清静为天下正。」

(二十) 将军应淡于名利，不可自伐其功。孙子说：「故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而利于主，国之宝也。」地形篇又说：「故善战者之胜，无智名，无勇功。」（军形篇）老子说：「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」又说：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」又说：「致誉无誉，不欲碌碌为玉，珞珞如石。」又说：「圣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刳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」又说：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」又说：「圣人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处，其不欲贤。」（附注：「致」——与至同。刳——锐利也。「肆」——申也。「见贤」——自己表彰也。）

(二十一) 将军不可徙持其勇敢。孙子说：「必死可杀」（九变篇）。老子说：「坚强者死之徒。」又说：「勇于敢则杀。」

(二十二) 将军不可贪生。孙子说：「必生可虏」（九变篇）。老子说：「人之生，动之死地，亦十有三，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」（附注：「十有三」——指一人之四肢九窍也。「生生」——求生也。）

(二十三) 将军不可动怒。孙子说：「忿速可侮」（九变篇）。又说：「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。」（火攻篇）老子说：「善战者不怒。」

(二十四) 将军不可以爱民而贻误军事。孙子说：「爱民可烦。」老子说：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芻狗。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芻狗。」（附注前句是说天地对

万物并没有施以任何特别仁爱，都是任其好像祭祀时所用的葛狗一样，即用草扎成的狗，用完后，随便拆除和抛弃。）

依于上面的分析和对照，可知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是渊源于老子为任何人所不能否认了。老子博大精深，孙子亦博大精深，一则成为道家之祖，一则成为兵家之祖，互相辉映，各有千秋。不过老子主张「无为」，易流于消极，而孙子学老子则无此弊端，他始终是积极的——如说：「先为」，「能为」（均见军形篇）「可为」（虚实篇）等，及「求胜」，「必胜」（均见军形篇），「必取」，「必固」（均见虚实篇）等，毕竟因战争与其他一切问题不同，所争者五分钟，一时「无为」，便会生「虚」为敌所乘，而败军覆国即随之。此外，老子的战争观念是带有点灰色的，如说：「杀人之众，以哀悲泣之，战胜以丧礼处之。」这虽然不失为一种乐不忘悲，胜不忘败的观念，但在今日正盛行着「庆祝胜利」的风气下，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。而孙子自「始计」至「用间」虽以「不战」为上，却以「必战」为主，全书都是充满着一种雄气杀气，毫无灰色悲观的表现，很现实地系统地进行他兵学理论的建立，无怪到了今日仍为中外尊崇，师表万世了。